

华夏文明导报

2024年9月12日出版



第 35 期



总第453期 本期共8版

主管主办: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出版:甘肃广电报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2-0074 邮发代号:53-102 总编辑:司学林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2024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千年石窟寺如何永葆“青春”

日前,来自16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学者齐聚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下、莫高窟之畔,参加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共商石窟寺保护、研究、展示和利用。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石窟寺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我国具有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特点。

中国的石窟寺有莫高窟、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4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组成部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克孜尔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以及飞来峰造像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我国在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卓有成效,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近几年,在“石窟中国”保护工程的带动下,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保护理念更加完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推动重要石窟寺保护工作向预防性保护、整体性保护转变。

龙门石窟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升格挂牌,明确了研究院对核心文物保护区的主导管理地位,实现了核心保护区的统一管理,“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

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介绍,洛阳市先后投入30多亿元,对龙门石窟周边环境进行改造提升,调整绕行横穿干线的公路,使核心保护区实现了封闭管理。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雪冰介绍,从2022年开始,山西计划连续5年为县级以下文物系统免费定向培养600名文科专业人才;同时,山西大学牵头并联合多所高校、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



合研究生院,培养综合性拔尖创新人才;在大同煤炭职业学院设立石窟寺保护技术专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通过国际合作提升石窟寺保护水平

本次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的主题是“助推‘丝路文化’交流,筑梦‘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被频频提及。

来自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高级项目专家玛萨·丹玛斯介绍了《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的诞生过程。该导则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三国四方专家共同起草、编制,为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研究、利用、管理提供指导。

实际上,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中国文物保护机构还与意大利罗马修复中心、东京艺术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著名机构联合开展石窟寺保护研究合作,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

大足石刻研究院利用意大利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对舒成岩摩崖造像展开修复,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双方通力合作下,进一步完善了潮湿环境下彩绘贴金石质文物的修复技术,促进了双方在文

物修复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石窟寺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将传统技术与尖端科技相结合,以数字化的方式记录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等遗址,为全球的石窟寺保护工作树立了榜样,提供了路线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瀚说,随着气候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累积,石窟寺保护面临更多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学习中国石窟寺管理、保护经验。”聚焦文物数字化保护研究的韩国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赵相淳说,“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经验对韩国乃至世界都有借鉴意义。”

促进石窟寺保护全面均衡发展

中小型石窟寺的保护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全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共5986处,其中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仅有705处,而中小型石窟寺占了绝大多数,其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甘肃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程亮坦言,甘肃省在石窟寺系统保护、考古研

究、数字化展示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形成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但仍然存在保护管理不平衡不充分、日常养护相对滞后的问题。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呼吁,要重视石窟寺群的联系和中小型石窟寺的保护,要多价值看待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中小型石窟寺的文化意义,通过对此类石窟系统展开调查、登记、记录,来挖掘其蕴藏的文化信息。论坛中,记者也看到不少小型石窟寺已经在中小石窟保护上发力。贵州省启动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工作,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石窟寺进行安全修复和加固。四川省、重庆市则利用散落在乡野田间的石窟遗址打造小型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和微景观,带动中小型石窟保护利用融入乡村振兴。目前四川省谋划29处、重庆市谋划69处小型乡村石窟文化公园,都在全力推进建设中。

而在石窟寺保护、利用方面,两地还有着更高的目标。在本次论坛上,四川、重庆均表示将整合川渝石窟寺资源,积极打造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来更好保护、利用两地数量众多、题材多样、特色鲜明的石窟寺资源。

(尚杰 刘宇航 王冰雅)

凝聚文化传承的女性力量——

“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人才计划”启动

傍晚,游客陆续离去,被誉为“沙漠中的美术馆”的莫高窟渐渐安静下来。而在第55窟里,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仍沉浸在“面壁”作业中。近日,为加强敦煌女性工作者的培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国强公益基金会共同启动了“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

一个甲子的守望

敦煌,丝路咽喉,文明交汇。公元4-14世纪,历经10个朝代1000多年的营建,终形成至今保存有莫高窟735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45万平方米壁画的宏大规模。

作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守护了莫高窟60余载,以一个甲子的守望,走遍莫高窟每一个洞窟,看遍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将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成终身事业,用满头白发,换来敦煌“容颜永驻”。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工作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天的“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启动仪式上,86岁的樊锦诗如是说。

一批女性的力量

在敦煌壁画里,有许多女性形象,这些留存女性风华的画面,散发着千年前神秘、温婉和旺盛的生命力。千年后,如樊锦诗一样,一代又一代杰出女性,怀抱热忱,扎根荒漠,只为守住敦煌之美。

“我们始终重视人才培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科学保护问题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在石窟、壁画、土遗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此次,“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又为敦煌研究院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

据介绍,在未来五到十年中,“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每年将支持1-2位敦煌研究院女性工作者前往海外学习、深造和开展学术交

流,着力培养一批热爱敦煌文化、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女性工作者,提升其专业素养,开阔其国际视野,助力推动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持续扩大敦煌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方关注,共同参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杜芮表示,我们希望为敦煌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更期待参与项目的女性杰出工作者,在传承保护好敦煌文化的同时,能带动更多妇女在传统文化领域实现创新发展。

“天下大事,说到底都是人才的事。”樊锦诗说,科技保护很重要,培养人更重要。女同志在敦煌保护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希望新一代莫高窟人,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

一场公益的接力

起甲、空鼓、酥碱……历经千年风雨,莫高窟遭遇的“病害”纷繁复杂。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代代莫高窟人接续接力,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携手助力千年莫高窟“跑赢时间”。1983年,邵逸夫先生捐赠1000万港币,用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铝合金材质洞窟门及洞窟内玻璃屏风修建。从此,三座石窟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了有效的保护屏障。

40年后,这些设施已然陈旧,亟需更新升级。

2020年,国强公益基金会成立专项资金参与榆林窟保护展示设施改造,为洞窟更换玻璃屏风、使用与洞窟年代相契合且透气透水的手工砖,实施防反碱洗沙工程,被樊锦诗先生称赞为“具有莫高精神的保护性展示设施”。

在此基础上,国强公益基金会又推出“推开那扇窗”公益计划,支持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472洞窟洞窟门更新,实现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碰撞。

“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启动当天,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成立“国强敦煌文化守护专项基金”,用于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及弘扬事业,带动更多社会公益力量拧成一股绳,助力敦煌文化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施秀萍)

我国首次发现龟鸟共生足迹组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甘肃农业大学、宁夏世界地质公园刘家峡恐龙博物馆等单位的联合科研团队近日宣布,其在甘肃永靖下白垩统河口群的红色砂岩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足迹化石,其中包括我国首道龟类足迹和首组龟鸟共生足迹组合。成果论文日前发表在《国际地质学学术刊》(白垩纪研究)上。

甘肃永靖是中国著名的白垩纪早期化石产地,发现过大量保存完整的恐龙骨骼、恐龙足迹等重要化石。2020年至2022年间,在永靖县关山乡红楼村、太极镇孔家寺村以及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先后发现了6处早白垩统河口群的红色砂岩中,6处足迹点中的5

处发现了鸟类足迹。其中有一处伴生有龟类足迹,另一处足迹点保存有鸟脚类足迹。

新发现的5处鸟类足迹点中的足迹长度范围为3至4厘米,与此前河口群发现过的李氏韩国鸟足迹非常相似,研究团队将新发现的足迹鉴定为韩国鸟足迹。新发现的鸟类足迹分布密集且凌乱,还发现了大量的无脊椎动物遗迹,可能意味着该足迹点原为一处食物充足的鸟类觅食场所,这与现生滨鸟的习性相似。

孔家寺足迹点还发现了中小型的龟类足迹,其中可以识别出成对的前后足迹,这是首道确切的古龟类行迹,其保存状态与规律性都优于此前国内的

发现。根据形态特征,研究团队将其鉴定为龟类足迹,并推断这些龟类足迹可能是龟类沿着浅水的水底“行走”时造成,也有可能是在浅水中游泳,脚蹼偶尔在水底借力时留下。其中一些龟类足迹明显地被鸟类足迹覆盖,说明龟类足迹先于鸟类足迹形成。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远古的生态景象:龟类在较浅的水中行走或游泳嬉戏留下了脚印,随着水位下降,该区域暴露出来,大量的鸟类到达该地区觅食,导致鸟类足迹与龟类足迹重叠。

唯一一个没有发现鸟类足迹的化石点发现了长为166厘米的较为对称的三趾型足迹。根据形态特征,研究团队将其鉴定为鸟脚类的卡利尔足迹。根据足

迹特征来看,它们应该是一些体型较小的直拇指龙类恐龙留下的。

此外,研究团队发现,中生代龟类足迹的尺寸与同地点其他四足类动物足迹的尺寸呈正相关。这表明,在中生代以恐龙为主的河岸环境四足动物群中,不同体型的动物适应的水深不同。这为科学家判断与划分古水深提供了新的方法。除此之外,本次研究也丰富了永靖早白垩世恐龙动物群,为研究该地区的古生态提供新的材料。

研究团队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博士生陈妍研,甘肃农业大学教授李大庆与宁夏世界地质公园刘家峡恐龙博物馆馆长尤文泽等人组成。

(王美莹)

致读者

因中秋节放假,《华夏文明导报》休刊一期,特此通知。报纸休刊期间,《华夏文明导报》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以及抖音、快手微视频等平台将继续全天候发布资讯。

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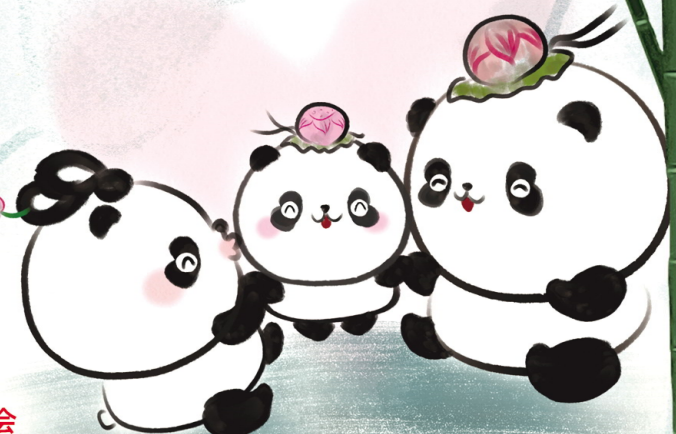
华夏文明导报编委会
2024年9月12日

华夏文明导报

家庭教育

严而有度 爱而不宠

中国精神文明网 中国广告协会



责任编辑:郭威 美术编辑:肖鹏

新闻热线:0931-8553363 010-67208789

发行热线:0931-8554961 010-67298789

品牌热线:0931-8555932